

補遼金元藝文志綜錄序

喬衍琯

班固刪改七略爲藝文志，收入漢書。漢書雖係斷代史，不過藝文志則就哀帝時天祿閣所藏周秦以來著述編成。以收藏時代說，是斷代的。而就撰人的時代說，則是通代的。其實漢書十志，都是通代的，我有「歷史藝文志的斷限」一文，刊於本校學報五十一期，七十四年五月，可資參考。劉知幾史通，既不贊成漢書有藝文志，即使有，也不應收錄前代的著述。他這一主張，不爲後代修史的人贊同，而以班志爲範例。

如隋志原來是「五代史志」，其中經籍志除據隋代祕府藏書外，兼採阮孝緒七錄等。舊唐志據古今書錄，新唐志又增錄開元以後唐人著述。宋志據國史志。都是通錄各朝所藏前代著述，而不以本朝人的著述爲限。和漢志的體例相同。這樣有個好處，便是有些朝代的史書，沒有藝文志或經籍志，隔了若干朝，有一部史書能就當時內府所藏的前代著述，一併著錄，多少可以彌補這一缺憾。所以後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各史，雖然都不志藝文。可是隋志和舊唐志頗收這一時期的著述，多少可以彌補這一缺憾，而可供後世補志時採取。

遼金元三朝也都不志藝文，宋志祇到寧宗。黃虞稷在明史館修藝文志時，除了搜羅明人的著述外，兼收宋遼金元四代的著述。便是變通了漢、隋等志的辦法，加以補收。不過宋志已有的書，當時雖有傳本也不收。又因明代內府廢校書之業，僅有一部文淵閣書目，正統年間所編，僅記書名、冊數、完闕。連撰人和卷數都不記。祇是當時的排架目

錄、藏書清冊而已。黃虞稷祇好另行搜尋，不計明代是否有這些書。則是不同於漢志的。

黃虞稷爲修明史藝文志所編的初稿，名爲「千頃堂書目」。每一類先錄明人著述，再附宋遼金元四朝著述。明人著述部分，輾轉傳到張廷玉，據以修明史藝文志，真正的斷代成編，符合了劉知幾所論，卻有失黃虞稷的初旨。而宋遼金元部分，則吳騫據以編成「四朝經籍志」，倪燦、盧文弨據以「補遼金元藝文志」。所以清初以來，補志（史書原無藝文志而補撰）和志補（史書已有藝文志而補其未備，如補宋史藝文志。）實由黃虞稷開始。

後來補志和志補漸多，還有考訂史志的專著，張之洞編書目答問，在正史類專立表譜考證之屬一子目，廣雅叢書收入不少。開明書店的二十五史補編，更是專收這一類的著述。以字數計，不少於二十五史，而且還未能收全，且有陸續增加。洪飴煊有史目表，開明書店又加增補，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所收的補志和志補，便有些是二十五史補編所未收的。

這些補志和志補，遍及正史의 各種書志，藝文志或經籍志分散在其間，利用起來還是不夠方便。

二十多年前，大陸上整理歷代藝文志，以朝代爲單元。遼金元三史藝文志合爲一單元，計收補遼志十種，補金志七種，補元志六種。附有書名、著者綜合索引，很便於查閱。前有出版說明。民國五十二年，楊家駱先生主持世界書局時，把這些經過整理的藝文志，又略有增益，如遼藝文志前增王仁俊西夏藝文志一卷。合稱歷代藝文志廣編，列爲其所編中國目錄學名著第三集。出版說明也略有改易，並改稱前言。

今將所收各書列後：

三史藝文志五種

千頃堂書目（補遼金元部分） 清黃虞稷撰

附：四朝經籍志補 清吳騫撰

補遼金元藝文志 清倪燦撰 盧文弨訂

補三史藝文志 清金門詔撰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遼金元部分） 清乾隆間修

補元史藝文志（有遼金人著述） 清錢大昕撰

補遼志五種

遼史拾遺：補經籍志 清厲鶚撰

遼史拾遺補：補經籍志 清楊復吉撰

遼藝文志 繆荃孫撰

遼史藝文志補證 王仁俊撰

補遼史藝文志 黃任恒撰

補金志二種

金藝文志補錄 清龔顯曾撰

金史藝文略 孫德謙撰

補元志一種

元史藝文志補（在採入倪燦書中外，又錄曲類部分。） 清張錦雲撰

前言則略述金元二朝的學術成就，藏書、著作，以及文化情況。並對各家補志加以詳述：

這些補志書目，有詳有略，有多有少。有大家同時閉門著作，不相聞問，各行其是。也有書早已刊過而流傳不廣。或原稿孤本僅存，而作者見聞未及仍在補撰的。重複浪費，當然是難免了。……各書都有其特點，「千慮一得」，……還是極其有用處的。……

本書所收遼金元三朝人的著述總數，共約有壹萬捌千貳百伍拾條（包括所有書名、人名在內，其中有玖千壹百零壹條，是各書互見重出的。）雖然原有分類，還可查到。但因這三朝在時間上有交叉，有些人物不容易分清時代。書名有歧異，所以翻檢既費思索，又極耗時間。今另在書後附編綜合的「四角號碼索引」，以便讀者檢查。

可見重出的條目，約佔半數，事實上不止於此。遼金元志筆者較少查用，漢、隋、兩唐、宋等志，查用較多，知所附索引，頗有脫誤。即以遼金元志而論，除去互見重出的部分，應有九千一百四十九條，實際上要少得多。而且利用索引查這些書目，仍不算方便。譬如同一種書，分見多種書目，便需輾轉查閱。如果書名或著者有出入，就更不易查得了。

而且綜上所述，各家所補同一朝史志，對同一種書，書名、卷數、著者，難免有出入，分類也會有異。而宋遼金元四朝，在時間上密接，甚且重疊。各家書目對同一作者屬於那一朝，每有不同的見解。這些因素，使得各家補志之間的異同，更形複雜，不僅查閱困難，而且不易董理。又各家書目，既然是各有其特點，千慮一得。如何把握各家書目的特點，也很困難。

前些年我在輔仁大學圖書系講授目錄學時，曾把全班同學分爲若干組，每組認定四部分類法中的一類，選取十多

種重要書目，把各書目中這一類所收的書列表對照。那麼各書目中對同一書在分類、書名、卷數、著者等的異同，便能一目瞭然，甚至在各書目某一類中的順序，也加注明。

同學做這些表時，在寢室或家中，施展不開。利用圖書館，又因佔用桌面太太久，受其他同學抱怨。多是利用餐廳的空檔，圍在餐桌上做，他們戲稱是「修長城」。有些做得很好，足見他們的心血沒有白費。不過處理這些成果，倒也頗費心思。因為在印刷上，表比文字要困難得多，很多刊物都不願接受。

七十三年十二月，文史哲出版社印行論文集，慶祝藍乾章師七秩榮慶，收了別史類的對照表。七十六年十一月，商務印書館編印論文集，慶賀蔣慰堂師九秩榮慶，收了農家類的對照表。以就教於方家，也頗得到一些佳評，認為可以比較各家書目的異同，尤其是討論分類時，提供了極簡明的資料，且便於查閱。如果能把這十多種書目的四五十類所收的書，全部採用這一方式製表，不僅是歷代藝文總志。而對討論各家書目的分類精神，相互間因革之處，最有裨益。

這一學年本校中文研究所選修目錄學的同學，共有十四人。除韓國籍留學生一人，要他記述中央圖書館所藏的高麗本之外。其他十三人，可以做一件集體性的作業。不過在習慣上；研究生不比大學生，可以幾個人一組，共做一個題目。於是我想，可以分工合作，來整理各家的補遼金元藝文志。用列表對照的方式，採輔仁大學的成法，每朝各編成綜表。

這樣，不僅各家的特點，彼此的異同，一目瞭然。而且也可以從互有出入的地方，從而加以考訂，也許各有所據。譬撰人姓名不同，也可能是名和字的分別，卷數不同，則是有分合，或前後有增減。所分入的類別不同，是各家的分類體系不一。所分入的朝代不同。則因有的以生卒時代為準，有的則看其仕宦的情形。當然也可能是弄錯了。如果祇看一家，很難發現這些問題，經過綜錄對比，便顯而易見了。

高郵高師仲華，於民國四十五年，在臺灣師範大學創設國文研究所，即使同門諸友「徧讀諸史藝文志，以窺古今學術源流與夫典籍之變遷。」又以「南北朝諸史之藝文志，有待於今人之補苴者甚急。……然是時史志闕補者尙多，因屬諸生爲之。於是李生雲光補梁書藝文志，楊生壽彭補陳書藝文志，蒙生傳銘補北齊書藝文志，賴生炎元補魏書藝文志，王生忠林補周書藝文志。」且以所補史志，輯爲國文研究所集刊創刊號。並自撰引言，述發刊之旨趣。

如今遼金元藝文志已各有多家補撰，加以綜合整理，要比自己去補撰容易些，不過也得細心從事，才能做得精細。不但可以便利他人查閱，節省時間。對自己來說，也是一種整理文獻的訓練。如果有興趣，還有些後續的工作可以做。譬如就各家的異同處加以考訂，也許還有疏漏的地方，或是新發現的文獻，可以再補。又如後漢書、三國志、晉書，都沒有藝文志，也各有多家補撰。可以用這一方式去綜合整理。

諸生所撰各表，就要完成，而欣逢 高師八秩榮慶。因先寫這篇序文，以供中華學苑祝壽號補白。